

当代杂文选粹

第四辑 严秀 牧惠主编

司

徒伟智之卷

第四辑

司徒伟智之卷

当代杂文选粹

中国 长沙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严秀 牧惠主编

出版者前言

一、杂文，在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在思想、文化史上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它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体裁，读者面很广泛，能起到其他文艺形式及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哲学等方面的论著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了继承和发扬我国杂文创作的优良传统，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作出应有的贡献，也为了检阅和保存建国以来比较优秀的杂文创作，本社特出版《当代杂文选粹》丛书。

二、本丛书选取当代有影响的杂文作家有代表性的作品，每人一本，每本一般自五六万字至七八万字。由作者提供自建国以来全部主要的杂文创作并自选篇目，再由本社约请严秀、牧惠二同志担任主编。在编选时，本社及两位主编尽可能尊重本人意见。

三、本丛书以十种为一辑，每辑十人，除个别老前辈外，排名均以姓氏笔划为序；分辑则以收到稿件先后为主，也适当考虑每辑中作者地域的广泛性。

四、凡近年来已出版过比较全面的杂文集或选

集而此后又较少有新作问世的作家，为避免完全重复，本丛书均未列入。本社为此甚感抱歉，敬希作者、读者谅解。

五、本丛书在酝酿计划、编辑出版过程中，承广大读者、作家和文艺、新闻单位的支持、协助，尤以两位主编殚精竭虑，卓著辛劳，使它得以顺利问世，谨此并致谢忱。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86年7月

目 录

出版者前言	1
到耻为止	1
服老和不服老	4
在知识结构上不要“划地为牢” ——从福尔摩斯《知识简表》的破绽谈起	6
别有深意在其间	13
自立者荣	16
贝多芬在“劳动”	19
只有一味药	22
“介绍信”之研究	24
事非经过不知难	27
梭鱼水中歌	30
不如怨自己	32
招牌倒不是最要紧的	36
悲哀岂仅“一只眼”?	38
单凭一纸“保证书”	41
啊,“体统”	43
唯有识者能重才	46
如果成不了才	50
过于“精确”的意见	54

“非正规”辨	57
论长生不死	60
你有几本书?	64
第五个烧饼	66
正是为了保护人	69
纪晓岚说得对	72
勇士的观念	75
不做生活的旁观者	77
“叔叔”无愧	81
少见多怪	84
同是碳原子	87
缺少喝彩的成功	90
我也禁不住要鼓掌	93
新上演的旧式悲剧	97
左宗棠留下的笑话	100
不算吃亏	104
谈“知人论世”	108
龟兔赛跑的另一种结局	113
猜猜看	116
深度	120
刘易斯的遗憾	123
太炎先生又一事	126
那么，我呢?	129
等下有“法”	133
编者后记	136

到耻为止

不知从哪一年起，“随地吐痰可耻，讲究卫生光荣”一类标语，在上海的大街小巷贴得举目皆是。随地吐痰有什么“可耻”？标语曰：“小小一口痰，病菌千千万”——方便自己，祸害他人，所以为耻。

然而，倘若有人见标语而不“耻”，照吐不误，又怎么样？对不起，不考虑。这也是不知从哪一年起的老规矩：到“耻”为止！

到“耻”为止，似乎并非仅此一事。诸如学校里为制止某些学生打架而贴出标语“动手打人是流氓习气”，公园里为防止某些游客攀折花枝而竖起牌牌“爱护绿化人人夸，破坏绿化人人骂”等等。所有这些标语口号，其目的无非都是要违犯者觉得“可耻”。然而，也不过到“耻”为止，别无措施。

一个“到耻为止”竟在这么多地方被奉为圭臬，据说理由都是充分的：“要相信群众的觉悟”，“要相信群众会自己教育自己嘛”。无奈，这个“相信”常常要落空。只要看看前些年的劝阻打架的标语旁边依旧大打出手，和至今犹存的“随地吐痰为耻”标语与满地痰迹共存共荣，便可知了。原因，我想不

用到别处去找，它就在这个以为一切人都能够以“耻”相劝的思想本身。

所谓“可耻”的宣传，即道德观念的宣传，碰到那些有某种陋习却讲道德、知羞耻的人，是可以使之知耻而止的。可惜，哪里会人人都知耻？李汝珍在《镜花缘》中，确实写过一个人人知耻明礼的“君子国”。但“镜花缘”者，“水中月，镜中花”之谓也，连作者都承认是假的。至于当今之世，想来那些陋习已深固而很难纠正的人，和那些恬不知耻的人，更是少不了。对这些不可能或暂时尚难于以“羞耻”奏效的人，来个到“耻”为止，结果当然是陋习“可耻”而不可止。

“到耻为止”行不通，出路就在于“到耻不止”。“不止”，就是不满足于感化部分人的道德教育，而迈向强制一切人必须遵守的法律措施，做到有“法”有“耻”。像有些国家那样，用严肃的法令来对付随地吐痰之类，就很有效果。问题是，我们这里，破除这个“到耻为止”可真不容易。比如在大力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今天，我们也终于第一次有了对付随地吐痰的法规：犯者罚款五角。可街头的情况有目共见，这条法规更多的不是被执行，而是被宣传。一个新事物的出现，诚然需要大喊大叫。但倘若大喊大叫不伴之以切实的实行，那末，所谓“随地吐痰违法”的喊话跟“随地吐痰可耻”的标语

又有什么区别呢？原来，还是跳不出、离不开“到耻为止”！

自从孔夫子提出“远人不服，则脩文德以来之”，用道德空谈代替切实工作的风气，在我们这个“礼义之邦”就不曾断过线。看来“到耻为止”得以盛行不止，也似乎跟这个根深蒂固的传统存在某种联系吧。然而，为了社会主义法制切实实行，从而也为了各项工作胜利开展，这个传统不是确确实实应当来个“到此为止”？

1980年1月10日《解放日报》

服老和不服老

谁说古代就那么敬重老人？据说有一回，周文王手下那位 90 岁的大臣鬻子，就因为老而遭到嫌弃。他老先生很不服气，说了两句颇为精彩的话：“使臣捕兽逐麋已老矣，使臣坐策国事尚少也！”

我实在佩服老当益壮的鬻子。

世界上万事万物，都是要随着岁月的增长而变老的。提起老，人们有时会自然地联想到：房子老了，就摇摇欲坠；纸张老了，就发脆；连钢打铁铸的机器零件都会变老，那就叫金属疲劳，该调换了。然而，事物的这个规律，可不能套用于万物之灵——人！鬻子敢于声言“尚少”，看来他就懂得人生在世决不单凭膀粗腰圆，首要的是会动脑、善思考。大脑储存的知识要随着岁月的延伸而增添。现代生理学甚至表明：人的体力过了 40 岁会衰退，但人的思维能力、判断能力却要在尔后继续发展哩。岂但“坐策国事”少不了老人，科学研究也同此理。德国科学家洪保德的最重要著作《宇宙》是在 75 岁才动笔的，美国作家杜波依斯完成了他的《黑色火焰》三部曲竟已经 93 岁了。当然，鬻子如果自夸跟身强力

壮的后生家一样能干，那也就可笑了。他的高明，就在不服老的同时，又服老。说“捕兽逐麋已老矣”，就是承认自己垂垂老去，体弱力衰，无法像青年人那样冲锋陷阵，一马当先了。老年人可以保持和发展他深邃的思维能力，然而，蓬勃旺盛的体力和记忆力却是一去不返了。而这，正是许多第一线的工作所不可缺少的：第一线的领导者，必须深入基层、亲劳胼胝；第一线的科学工作者，通常也离不开繁重的实验、观察、夜以继日；如此等等！或许这里有过例外？那么歌德说得好：“这种人是些不平凡的天才，他们在经历一种第二届青春期，至于旁人，则只有一届青春而已。”

既不服老，又服老，此之谓鬻子论老。从中，是不是可以给我们许多老干部、老教授、老医生、老演员等等以启发呢？要不服老：因为年老足智多谋的条件，是可以大显身手的年头；又要服老：人老了，力衰了，一般说来不妨多多让年轻人来担任第一线角色，自己则从旁指导、顾问、抚之、翼之就是了。

1980年3月4日《人民日报》

在知识结构上不要“划地为牢”

——从福尔摩斯“知识简表”的破绽谈起

从福尔摩斯想到林肯

在讨论人才成功的知识结构时，有的同志注意到《血字研究》一书中歇洛克·福尔摩斯的一张“知识简表”：

他有“精深”的化学知识、“很广博”的惊险文学知识和“充分实用”的英国法律知识；他的“植物学”、“地质学”、“解剖学”知识则偏于实用，不求系统；而在“文学”、“哲学”、“天文学”三项知识上，他一概是：“无”。

对这样一位神通广大的办案人才的独特知识结构，无疑应当引起重视。引证者也确实从中引出了诸如“实现某种功能，必须有相应的知识结构”、“知识面要广，然而围绕某种目标的广”等一系列结论。问题出在这种所谓围绕某种功能、目标的“广”，其实却是“狭”。且看引证者进一步的论断：“与实现这些功能无关的知识甚至可以不要。”似乎福尔摩斯对文学和天文学等的无知，不成为其知识

结构上的缺点，倒成其为优点，不是触目的破绽，倒是耀眼的鲜花！为了证明这点，他们特别赞赏福尔摩斯的一段话：“你说咱们是绕太阳走的，可是，即使咱们是绕月亮走，这对于我或者我的工作又有什么关系呢？”

“没有关系”吗？我们不由想到林肯。那是他尚未担任美国总统、还在当律师的时候，有一回他接受委托，替已经初步判定为“谋财害命”的小阿姆斯特朗辩护。在法庭上，主要证人福尔逊发誓说在10月18日晚上11点，从二三十米外清楚地目击小阿姆斯特朗站在西面用枪击毙了在东面的死者，“我肯定认清了他的脸蛋，因为月光正照在他的脸上。”而林肯却这样戳穿了他：“请大家想想，10月18日那天应是上弦，十一点时月亮已经下山，哪里还有月光？退一步说，也许他时间记得不十分精确，时间稍有提前，但那时月光应是从西往东照，被告的脸也是往东的，脸上是不可能有月光的。证人怎么可能从二三十米外看清被告的脸呢？”真是一针见血！福尔逊辈的骗局当场破产，小阿姆斯特朗遂此无罪获释，林肯也一举成名。

河汉渺渺，远逾九霄、天文学、天象学之类，看来跟近在眼前的办案子实在是了不相关、毫无用处。可是，貌似无关却有关，道是无用却有用！倘若小阿姆斯特朗这一回碰上的不是林肯，而是不懂天文

学还要以此自矜的福尔摩斯，岂不冤哉！一旦获得广博宽阔的知识，简直就像给科学人才插上了想象的翅膀，使之思接千载、视通万里，使之高高飞翔、直达天穹！

只有相对界限，没有绝对鸿沟

不应当把福尔摩斯知识简表的“破绽”看作偶然的例外。

不懂天文学，难道只对办案人才的知识结构才是“破绽”？不。由于文学家不懂天文学，而造成诸如将满月时节写成“弯月如钩”，用“启明星悬在正南”来形容深夜（须知这该是白天！）之类破绽，曾经是那样屡见不鲜。契诃夫如此嘲笑某些不懂植物学和动物学的作家：“‘她贪婪地闻着鹅掌草的醉人的香气。’可是鹅掌草根本没有气味。”“说夜莺在清香的、开着花的菩提树的枝头上啼鸣……可夜莺在菩提树开花以前就不叫了。”有个青年作者写信给高尔基说：“我决不需要知道一切，而且任何人也不能知道一切。”高尔基不客气地批评道：“我认为这个作家是作不出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的。”因为，哪儿有无知，哪儿就有败笔。同样，知识面的偏狭，也是自然科学工作者的大忌。由于不具备相邻学科的知识 and 眼光，当某种意义重大的边缘性学术成果已经

悬在额头上时候，他会看不见、摘不下，科技发明史上这类缺憾还少吗？

事情就是这样：客观世界的各个侧面相互联系，与之相应，各门学科也是相互关联的。对于实现某一功能与目标来说，有些学科关系近些——直接有关；有些学科关系远些——间接有关。当然任何一个人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总是需要有所不为而后有所为的，需要像战略家曹操说的“军有所不击，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争”。然而，所有这些暂时“不击”、“不攻”、“不争”的学科，决不等于“无关”的、永远不必掌握的，尤其在学科间的交叉、渗透日益密切的今天。与自己专业关系紧密的各有关学科，要钻透研深，此之谓知识结构中的“根据地”；但切记环绕这“根据地”的不应是一条绝对的鸿沟，而只是一条相对的界限，界限之外那许多学科亦有待我们去涉猎去驰骋，此之谓知识结构中的“游击区”。一般情况下，前者是主要的，后者是次要的；可“次要”的不等于可以“不要”，而且，没有“次要”也便无从保证“主要”。马克思赞赏这样一句古拉丁谚语：“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防止在知识结构上“划地为牢”，既因为不同学科之间相互关联和渗透，还因为不同学科之间能够相互启发，活跃思想。贝弗里奇说得精确：“独创性常常在于发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研究对象或设想之间

的联系或相似之点，而原来以为这些对象或设想彼此没有关系。”卢瑟福在微观范围提出的原子结构模型，最早竟是得到宏观的天体结构的启发，因此他的模型酷似一个缩小了无数亿倍的太阳系。开创了新颖的分子生物学的薛定谔，则是从老掉了牙的古印度吠檀多的宗教教义中吸取了合理因素。

人才设计与知识结构设计

知识结构的问题，是与人才设计问题同时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对象，着重于当前的青年和学生：每个人一经设计出自己成才的目标，就可以“按创造目标的需要选修知识”，并且“早早开始选修”，而无须多余的旁顾。

然而，这里疏忽了：年轻时就打下宽广厚实的基础知识，恰恰正是人才设计成功的保证！所谓“人才设计”，往往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仿佛工厂中的新产品要经过若干次试制设计，才最终到达定型设计。鲁迅原先在日本学医，当他感受到医学不足以唤起民众觉醒时，他便弃医从文了；许涤新是当代经济学家，但他在青年时期也一度搞过文学创作与评论，只是因为自己写的作品连自己都通不过，才改了行……除了主观因素引起的“改换目标”外，还须顾及社会因素。如美籍物理学家林家翘早先致

力于航天技术研究，但他却没有进入美国航天技术核心区，后来只好改行研究天体动力学。又如笔者访问过的苏步青，他留学日本之初是一心一意学机电的，可是当时国内机电工业濒于绝境，这种情况苏步青转而踏进了数学的大门。所有这些“改换目标”，不管出于多么不同的原因，但其中有一条共同的规律：这些人才当初的知识基础必然是比较宽广的，必然是不拘守于一科一目的，惟此他们尔后才能在截然不同的学科之间跳来转去，左右逢源！

为了提高受教育者的自我调节能力，“百科全书式”的教育已受到愈来愈多的国家重视。日本教育界认为必须改变专业划分过细的方法，培养“世界上通用的日本人。”美国的军事院校充分重视科学文化基础知识。著名的西点军校用来打基础的时间竟占70%以上，这使得它的毕业生适应能力极强，如毕业于西点军校的黑格上将去年退休后，很快就被聘为美国联合技术公司经理，现在又被任命为美国国务卿。与此对照。我们这里过早地在狭窄的专业范围里皓首穷经，从中学起就分“理科班”、“文科班”等现象，是不合时宜的。海外杰出的华裔科学家多次提出，我国学生和科研人员目前的主要缺点仍然是太专而不博。国内一位著名的数学家甚至已经发出了这样的抱怨，他审阅研究生的数学论文，花在语言文字上的功夫，要比花在数学上的还多！在